

戲曲古調

北京出版社

邯鄲記曲譜

(上卷)

周瑞深
編著



北京出版社

邯鄲記曲譜

(上卷)

周瑞深
編著

瑞琛韻墨
崑曲古調

老骨曲題

時年九十有五

印

印



周瑞深

浙江海寧人，著名昆曲專家。幼年拜昆曲名宿朱麗泉、李受章爲師，兼習詩詞。一九三二年，入陳竺同門下，開始致力於昆曲理論研究。周瑞深先生演唱考究音韻，唱法兼具『興工』、『蘇工』之長，別具風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居龍泉，開始寫曲，從南北曲詞令着手，漸次寫套數，制宮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著有昆劇《東窗記》、《洛神賦》及《勘頭巾》。一九八三年，應蘇州戲曲研究所之聘，繕校昆劇鈔本《浣紗記》、《一捧雪》、《風箏誤》等十餘種及吳梅《南北詞簡譜》。

序

柯文輝

一

明末階級矛盾突出，吏治腐爛，百姓塗炭，農民起義，狼烟不熄，天翻地覆。這是一段痛苦的歲月；同時，繼春秋戰國、六朝戰亂之後，『五四』之前，又孕育了一次沒有出路的思想啓蒙運動。崑曲歌頌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的愛情，是對包辦婚姻不自覺的反抗。這些藝術家恨天地太狹窄，束帶狂叫，又不知自由爲何物。戲曲的繁榮是時代的必然產物，如奸相嚴嵩生前就有《鳴鳳記》上演，諷刺權奸，入木三分。藝術只要替老百姓講真話便有不可思議的偉力。這樣理解徐渭、白陽、八大、石濤、漸江、髡殘、龔賢的畫，祝枝山、倪元璐、黃道周等草書大家的字，黃宗羲、唐甄對君權的批判，徐霞客縱情山水的旅行，顧炎武等積極用世的實學等等，乃是一個時代的整體反映。而大師們多是一代而終，後繼無人。孔尚任對大明的懷念，洪昇對安史之亂的譴責，與對李隆基由明君變昏君的惋惜，使他們爲此而

崑曲古調

邯鄲記曲譜

序

二

受過迫害，終生不得重用，所幸皇帝們尚有局部自信，未曾禁戲或殺戮作家。崑曲由高雅的市民藝術向爲統治者幫閑轉化，唱詞在當時還算接近口語，并不古奧難解。徽劇、青陽腔、弋陽腔的流傳，沒有傷害崑曲的筋骨腑臟。京劇是通俗市民藝術，她取代崑曲有點象流行歌曲奪去京劇的市場，內外因值得專家研究。

一二

崑曲上承宋元傳統，下開徽、漢、京劇先河。經過明末戲劇家們的辛勤耕耘，吸收南北戲曲、民謠之長，不斷改革，名劇林立。後來發展爲『家家莫提起，戶戶不提防』的狀態，真正活在大衆心上，豐富了人民的思維，塑造了無數圓雕式人物，起到了教科書的作用。筆者幾年前在東京偶遇兩位美國學者，他們向我這個普通的中國人表示謝意：『你們的祖先特別偉大，他們懂得生命的短暫和珍貴，愛惜平常年月，用戲劇這面鏡子告知全人類：應當理解并創造生活，活得睿智，充滿情趣與理想，懂得寬容和愛。使我們不再做物質的奴隸，關愛人的命運。』

在西方，這樣看待中國文化遺產的學者并不罕見。使我們自豪之余，又覺得爲繼承先民文化遺產做的事太少。午夜捫心，汗流浹背，怎能自安？于是發憤披閱元曲及明清傳奇，置身于這類劇目誕生的年代，便坦白承認：我不能全部讀懂這些古典名著，也寫不出其中任何一折，哪怕是平庸的過場戲。作家作品的局限說到底還是時間、空間強加給他們的，這反映出了人性的弱點。于是輕鬆地扔開庸俗社會學的尺寸，努力感悟中國戲曲何以能與希臘、羅馬繁衍出來的歐美話劇、詩劇體系，地域性強烈的印度戲劇體系鼎足而立，國際地位極其崇隆！我們沒有權利任其枯坐在博物館門口，用可憐的目光尋求知音。保護遺產何需鄰人提醒，中國人明白應當做什麼。

本着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精神，浙江省文化廳高瞻遠矚，指導并信賴海寧市文化體育局，根據筆者人微言輕的推薦，奮戰兩年，邀請崑曲最後也是最大的專家周瑞深先生在九十一至九十三歲的高齡，總結漫長一生中有關編、演、作曲、說戲（中國戲曲導演方式）的經驗，勉力完成了呈獻給讀者的這部由奇緣造就的奇書，盒裝七部，包括湯顯祖創作的《桃花扇》、《冬青樹》全劇生旦淨醜末的曲譜六種，附以周老自作自行譜曲的短劇三折及自作詩詞曲集一冊。保存古劇資料，供來哲研究排演參證，讓七百年來前修的心血延綿一綫。捧讀兩千頁手稿，曲譜上的小字只有一粒芝麻大，筆筆不苟，兩

崑曲古調

邯鄲記曲譜

序

四

年憶寫太艱辛，正是：萬種豪情吐不出，一腔熱淚涌溫泉，溫泉磨墨成書稿，文脉重延幾百年！

下面，謹對周老作點介紹。

三

周瑞深名二南，號夷畦，浙江省海寧市新倉鎮人，今年九十三歲。十四歲起讀私塾攻古典文學，十六歲入裕隆錢莊學徒，一九三三年入鹽業局任小職員，抗戰時居龍泉鎮避難。解放後任新倉供銷社會計，一九八三年退休。應王傳渠等崑曲老藝人之請至蘇州市戲曲研究室抄校古劇劇本，一九九二年後此項工程暫停回鄉。

先生年十四，拜事崑曲名宿朱麗泉、李受章，兼習詩詞。一九三二年，散步時閑哼曲自娛，為杭州行家潘懷素所聞，以為有可塑性，介紹至杭州市立中學拜溫州人陳竺同門下深造。一九四六年，識名家許雨香、項遠村等，同組梅社，任幹事。項氏教以曲譜、曲韻，漸通崑曲音樂。名票殷振賢教演《尋夢》一折。一九五六年，表兄吳甲原見其學有所成，寫信介紹給浙江文聯主席宋雲彬，要求安排至專

業部門工作，但未能成行。一九七九年，傳字輩老藝人鄭傳鑒推薦周先生入上海崑劇院，費盡心力，亦未能成行。鄭君爲此人才難得而垂涕。

周先生用岳飛題材草成崑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趙景深教授快讀後，取名《東窗記》。前述許雨香、項遠村解放後均在北京工作，爲北京崑曲研習所發起前輩。二老曾將此劇送俞平伯先生審讀，俞老倡議調先生入京，但未能如願。王傳渠、鄭傳鑒、倪傳鏞、薛傳綱等上海、蘇州名家對先生甚爲敬佩，理由是：懂工尺譜者北京僅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傅雪漪等先生，知七弦譜者更少。先生節衣縮食，走訪長者，會全劇及著名折子戲唱段較多，長于吹笛，懂曲牌數百，聲腔得高人口傳心授。戲在人身，已屬鳳毛麟角，而能用典雅明代傳奇形式，清初孔尚任、洪昇等大師的文學語言撰寫古劇者，更是孤例。當代能兼通案頭及舞臺雙重絕學者尤爲罕見。我在前幾年去嘉興市訪問劇目學家莊一拂老人（時年九十三歲），請教岳西高腔、弋陽腔、青陽腔中保存明清劇目與崑曲唱法異同，他說此事只有問周先生，自己回答不了，又說：『吳梅（霜崖先生）精案頭之學，少舞臺實踐，作劇有文彩而劇場效果不盡如人意。周治崑曲是從舞臺走向書齋，故無此弊。』

經地方熱心文化人士顧國華先生努力，先將周老的詩詞曲著作及附工尺譜劇本刊印百冊。我有幸獲

崑曲古調

邯鄲記曲譜

序

六

得四套，分別贈與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國家版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前二者都給周老頒發了證書。

書稿付印時，九十七歲老人吳祖剛題詞《鷓鴣天》：『杳渺幽思發浩歌，飛花舞影兩婆娑，朱弦咽晚凌波怨，鐵笛吹寒熱血多。鳴鼓角，壯山河，揚清激濁費張羅，多君韶護鈎沉手，瀝血漚心挽墜波。』

上海九十一歲老詩人周退密讀畢書絕句四首代序：

海寧一老魯靈光，三割居然合魏梁，悵惻悲涼千古恨，《洛神》而後是《東窗》。

下裏巴人遍曲壇，名花委地祇深嘆。非關時世輕先輩，自是陽春劇賞難。

美意能教百世延，追魂續命事尤艱。虎頭顧子真痴絕，獨立斜暉二十年。

好古聊堪比老彭，高文寓目兩瞳青。何時演向歌臺去，笛韻還容側耳聽。

此書寄出十幾套後，北京朱家縉、王世襄，天津陳宗樞，上海秦綠枝、龔明德，湖南鍾叔河等文化名流紛紛致函周先生或翻印者致謝，評價甚高。

崑曲家、畫學家、詩詞家、書法國畫大師、版本校勘學家，都不能從國外引進。若幹學科的高級專

家不是沒有不足與失誤，用人是用其長而知其短，求全則無才。周老與浙江省、海寧市兩級文化界，爲戲曲遺產所做的一切，出版家無利重義，捍衛古曲的苦心，不能再作苛求了！

對周老的評價說明我國有千里馬，也有伯樂。主持編輯工作的、設計版式裝幀的諸位先生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出版社義務審稿，多面支持，把此書印成國家級禮品書的水準，值得在當代出版史上大書一筆。

筆者訥訥無文，僅述始末如上，專家讀者是我師，恭請謫正。

自傳

周瑞深 一九一二年農曆三月廿四生於新倉。
我家世居硤石，系出洛塘周氏。祖父補泉，設肆於
硤石，舊有住宅一所在茅橋塊。祖父故世，家業凋零，父
延卿奉母遷居新倉，為項氏鹽商司賬。我母沈氏是舊
倉大姓，早已敗落，外祖不知其名，亦無子嗣。我兄弟姊
妹六人，我行五，小名五毛。

七歲就讀新倉小學，校名全稱袁花區第二初級
小學校。主修課本為國文、算術、修身三種。小學畢業後
附讀陳氏家塾，習友氏傳及昭明文選半部，而輟學。時
年十六歲。在學期間，課後時從里老胡麗泉、李綬章學
唱崑曲，輟學後仍繼續往胡李兩師求教，先後能唱十

崑曲古調

邯鄲記曲譜

自傳

二

多個折子戲。一面抄寫曲譜，以為自習功課。由於讀過文選所收楚騷漢賦，以迄魏晉樂府詩文，偏好韻體文學，有所領會，所以我竟跳出唐詩一環，而以詞曲為目標。由我哥哥買部陳小蝶編纂的《改正白香詞譜》，作為學詞範本，而對詞曲分界綫若何，無從請教。另一方面，此時我曾訂閱《文學季刊》，是屬於新型的文學刊物，也時有對古典文學的論述，曾有看到一位作家談到南宋詞家張炎所述的“瑣音深字不協律，改此字，仍不協，再改為明字方協。這位作家認為深幽明三字境界完全不同，如何可以以辭害意。此事我曾長年不釋於懷，直至從事譜曲，方纔打破疑團。詞曲俱屬於音律之文體，宋亡而詞亦亡，非詞之亡，其音亡也。今

人談詞律，只是詞的句式之律，而不是詞的音律之律。中國古代歌詞有完整音律規範，流傳至今者，亦惟崑曲所獨有。此是我在青年時代事業理想。

一九三一年我已二十歲的青年，讀書求進沒有條件，學生意做學徒又非所願。我長兄亦由此種情況而喪生的。父親謂我不很不孝，深以為憂。適有我家房客錢江曾在黃灣場鹽務秤放局做文牘員，他父親錢宗翰是杭州知名士紳，時任杭州市第七區區長，區公所需要招收一名抄寫文書臨時雇員，錢江將我薦了進去，可算我交了一時好運。區公所設在外西湖朱文公祠，背山面湖，一覽無餘，是整個西湖最佳景點。區公所除區長外，祇設兩名助理員，區長不長來，工作不

崑曲古調

邯鄲記曲譜

自傳

四

多。整個房舍，晚上只有一個勤什在門上看著。處此靜美環境，雖則冷清，正宜及時消遣，開始寫詞自娛。一九三二年春日，潘儂素先生來杭度假，賃居東壁，啟賢祠樓上。聽我樓下歌聲，相延上樓，他吹洞簫為伴，我唱良辰美景之曲為侶，致是樂也。潘先生并與我介紹陳竺同先生，時方執教於杭州市立中學，住在岳墳。潘先生假滿回北京，我曾寫憶江南贈別。潘先生去後，陳先生時時來訪，對我情況有所了解。他說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時，深悉日本學者研究崑曲熱情。著者有行野直喜、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專述崑曲，還是首創。當代中國學者則有吳梅、王季烈、童斐等，治曲向無專儒。吳梅是自學成就，來相勉勵，并介紹學曲必讀書。

籍陳先生的一番教益。在我畢生蒙恩。沒處難忘。無奈
好景不長。區公所約期已滿。無可逗留。適值兩浙鹽務
稽核分所（兩浙鹽務管理局前生）招考低級人員。錢
江替我報名。錄取後分派在寧海長亭場秤放局充書
記員（錄事）。一九三四年改調錢清場南沙秤放局。
一鹽區地跨紹蕭兩縣駐紹興董山）。一九三九年
軍進犯浙南。我適以母喪回新倉。紹興旋亦淪陷。場局
南撤。我留家一年許。淪陷區非我所留。渡江南行。取道
嵊縣至金華。向鹽務管理局報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日機
轟炸羅店。我大腿受傷。旋即隨局撤至龍泉。一九四三
年向鹽局辭職。在中華煉油廠任會計。係舊同事胡健
生集資經營的私營小廠。廠址設在龍泉大溪南岸。竹

崑曲古調

邯鄲記曲譜

自傳

六

屋小舍，環境清幽宜人。向在鹽務局時，住的是集體單人宿舍。詞曲的寫作吟詠，止能片紙輕唱，不讓人窺。這煉油廠是民辦家庭式的小廠，我有一間明窗淨几的小房間，且無人干擾，事務也不多，主要應用書本，都帶在身邊，執在枕下。王宜重溫舊課，創鑄詞，如《夜樓孤吟》（夢策歸巢）幾本聯套，咸作于此時。兼之出入自由，走過濟川橋，便是龍泉城區，邂逅相遇，先後結識崑曲幾位崑曲朋友，概是杭嘉湖人銀行職員。鄉賢王敬玉老人時在布上相遇，杯酒小酌，共慰離愁。一九四四年油廠停業，我重回鹽局。一九四六年返杭州，在管理局充助理員。此時龍泉曲友大多在杭州重叙，并獲識曲界前輩許雨香、項遠村，共組梅社。一九四九年被遣回鄉。